

趙執信詩選



趙執信詩選

趙蔚芝
劉聿鑫 選注

齊魯書社

一九八三年·濟南

书名题字：蒋维崧

封面设计：王康乐

赵 执 信 诗 选

赵 蔚 芝 选 注
刘 聿 鑫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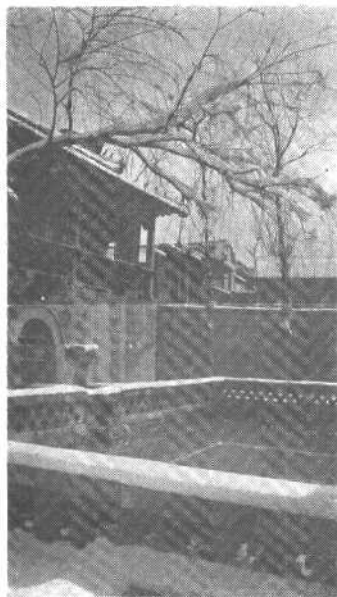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 11.125印张 3插页 240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300

书号 10206·59 定价 1.20 元



博山北亭子，原为
赵氏别墅怡园



博山南亭子，拟在
其中建赵执信纪念
馆

康年如夢如幻如夢如幻如夢如幻
 一夢如夢如幻如夢如幻如夢如幻
 盡入夢中夢中夢中夢中夢中夢中
 有夢可理中夢中夢中夢中夢中
 海濱絕跡繁松樹樹樹樹樹樹樹
 海濱絕跡繁松樹樹樹樹樹樹樹
 求三山安眠絕跡繁松樹樹樹樹
 發面集秋將赴海上逢次臣
 得水竟小舟不遠望以舟中
 海濱絕跡繁松樹樹樹樹樹樹樹
 手理法使止止
 趙執信手書

書望江頭看勝行河
 底雖餅陽宮力小第
 宋坐看閑園閑過早
 秋花雨入虛窓碎
 山街對夢餘宵
 轉向明曉正是淒涼
 時候來遙不
 秋望南
 趙執信手書

趙執信手書詩稿

前 言

赵执信是清代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是轰动一时的《长生殿》案件中的“要犯”，又是“一代正宗”王渔洋在诗坛上的劲敌。在清初的文学领域里，从诗歌创作到诗歌理论，他都有相当高的成就。他是一个长期被埋没的优秀诗人。

一

赵执信(shén)，字仲符，号秋谷，晚号饴(yí)山老人。生于清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死于乾隆九年(公元一七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共活了八十三岁。他经过了整个康熙时代、雍正时代和乾隆时代的六分之一。他的一生，是在所谓康、雍、乾的“盛世”度过的。

赵执信的家乡是今天的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博城马行街。这地方，在雍正十二年(公元一七三四年)即赵执信七十三岁以前，属于益都县颜神镇，所以一般史志上都说他是山东益都人。益都是清代青州府治所在，因此，他又被说成是山东青州人。他的诗文集上，作者署名也是“青州赵执信”。

赵执信的远祖据说是宋室贵族，靖康之难，避居山东蒙阴。明初，他的始祖赵平由蒙阴迁居颜神镇。二世祖赵彦名生二子：长子叫廷杰，后人聚居在颜神镇城内，号南赵；次子叫

廷毅，后人聚居在颜神镇城北，号北赵。从支系上说，赵执信是北赵的后人。

赵执信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曾祖赵振业，明天启乙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入清之后，作过山西、江南两布政司参议。叔祖赵进美，明崇祯庚辰进士，入清之后，官至福建按察使。赵执信的祖父赵双美，只是一个拔贡；父亲赵作肱，仅仅是一个增生；他们两人，对这个由科举起家的官僚地主家庭，并没有增添多少“光彩”。

赵执信的岳父是同里内秘书院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孙廷诤的长子孙宝仍，岳母是新城刑部尚书王渔洋的从妹。比他大二十二岁的短篇小说作家蒲松龄，是淄川蒲家庄人。淄川离博山不过五十里。他们之间没有亲戚关系。他除了为蒲松龄写过一块唤做“磊轩”的匾额以外，从两人的遗著里还没发现有什么交往的材料，这可能与科举门第给双方造成的隔阂有关。

赵执信生活的时代，清朝统治者的政权虽然已经巩固，但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统治集团为了防止全国人民的反抗，采取了高压和怀柔相结合的政策。特别是对待汉族知识分子，康熙、雍正、乾隆三个君主，都有一整套办法。他们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屠杀那些具有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的知识分子，制造血腥恐怖；另一方面又提倡科举、开设博学鸿词科，笼络收买知识分子，引导他们追求功名利禄。赵执信的先辈和亲戚，从清代开国就为统治集团效力，而且都获取了相当高的职位，这就使他不会存有反抗清王朝的情绪。他的先辈和亲戚的高官厚禄，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的，这就吸引着他也要参加科举考试。在《先府君行

略》里，他说：“南赵自成化以还，往往以乡贡仕州县；北赵至先曾王父，始以进士起家。”在这种外力引诱、内心艳羡的推动下，他十八岁就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二十三岁，就担任了山西省乡试正考官；二十五岁，又晋升为右春坊右赞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七年之间，升到这样的职位，不算不快。但是，当权的统治集团是相互倾轧的，是妒贤害能的；又加这位新踏上仕途的青年知识分子，并不理解宦海的风险，却憎恶官场的黑暗龌龊，不仅不善于趋炎附势，逢迎巴结，反而恃才傲物，目中无人。陈恭尹在《观海集序》里说他：“士以诗文贄者，合则投分订交，不合则略视数行，挥手谢去，是以大得狂名于长安。”黄叔琳在《赵执信墓表》里也说：“朝贵皆愿纳交，而先生性傲岸，耻有所依附，落落如也。故才益著，望益高，忌者亦益多。”在暴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派系斗争的《长生殿》案件中，他就必然成为打击的对象。

《长生殿》案件，发生于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赵执信二十八岁的时候。这年八月，赵执信被友人洪昇邀请观演《长生殿》传奇。关于这次观演的具体情况，过去有着不同的说法。据赵执信在《与史生升衡对酒话京中旧事》一诗中的回忆是：“竹肉相宣沸华馆，枚马金张座中满。周郎从道恋红牙，阮籍由来少青眼。广寒乐罢天未明，墙阴黄犬为人声。风吹北海尊前客，雨聚江南水上萍。”从这些诗句看，当时宴饮观剧的场面是盛大的。观剧的人有象“枚乘、司马相如”那样的知名文士，也有象“金日磾、张汤”那样的达官贵人。观演地点，既不在赵执信的寓所，也不在洪昇寓所，而是在另一处能称得起“华馆”的地方。由于这次宴饮观剧是在康熙佟皇后病逝尚未除服的“国恤”期间举行的，被诗里比喻为“黄犬”

的给事中黄六鸿便乘机弹劾。黄六鸿的上告，一方面是受派系斗争发动者的嗾使，借以达到排陷政敌的目的。这一点，赵执信在这首诗的后面就曾向弹劾者表示：“犹馀鸿鹄九霄飞，虚说龙鱼一网尽。”另一方面，黄六鸿的上告，也是为了泄私忿，行报复。这个私忿是由于赵执信象“少青眼”的阮籍一样，为璧稿（注见后）的事得罪了黄六鸿，黄六鸿才把他抓住不放。嗾使黄六鸿弹劾的究竟是谁？是以徐乾学为首的南派，还是以明珠为首的北派？由于材料不足，当前各家的说法还不一致。不管哪一派，从现有材料看，赵执信和他们都没有关系。斗争的发动者打击的主要对象不是赵执信，但是，由于赵执信恃才傲物，确实得罪了不少达官贵人，其中有南派，也有北派，不管哪派得势，只要有机会，都不会放过他。黄六鸿弹劾的结果，赵执信以“国恤张乐大不敬”的罪名被革职除名，结束了他在北京的十年仕宦生活。

经过这场风险，赵执信对仕宦生活的险恶齷齪，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决心退隐，不再与世俗同流合污。从削职还乡到他六十三岁，是他的漫游时期。这段时间，除了断断续续地家居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到处漫游。他东至黄海，西至嵩山，南至广州，北至天津。游历的地区，除山东外，有河北、河南、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特别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他前后到过五次，最后一次竟在苏州住了四年。他的出游，不只是为了游山逛水，探奇揽胜；更重要的是为了开阔胸怀，排遣内心的郁闷，访求知心的伴侣，向山水景物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在作为《观海集》诗序的《东向言怀》里，他这样说：“男儿负奇志，夙欲吞巨川。转侧在世网，焉能死草间。长风倘可驾，一上蓬莱巅。安期何用见，但取开心颜。”在作为《鼓枻

集》诗序的《别兴》里，他又这样说：“我性爱烟水，乘秋恣所寻。三江连五岭，浪漫问知音。”这些诗句，充分说明了他出游的目的。

多次的漫游，使他逐渐深入社会，接近人民。他由官场的黑暗逐渐认识到社会的黑暗；由个人的不幸逐渐认识到人民的苦难。特别在他长期寄居苏州的时候，这种认识更加深刻。如果说，他在削职前后对统治集团的不满，还纠缠在个人的得失恩怨上，那么到后期，他对统治集团的诅咒，在不同程度上就是为人民鸣不平了。他的现实主义诗篇，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漫游的后期写的。

六十四岁以后，是他退居因园的时期。因园是赵执信的别墅，座落在博山城东关外。背倚东山，下临秋谷，山岩重迭，泉水绕屋。有衔月亭、虚柁楼、览秋台等名胜。赵执信决心在这里颐养晚年。但是，山水景物并没有冲淡他关怀现实的思想感情，他用隐晦曲折的笔法继续在反映现实。

青年时期的仕宦生活，壮年时期的漫游生活，老年时期的隐居生活：这是赵执信生平经历的三个阶段。从积极向上爬，到受排挤跌下来，再到逐步深入社会，接近人民：这是赵执信一生所走的曲折道路。

〔注〕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四：“黄六鸿者，康熙中由知县行取给事中入京，以土物并诗稿遍送名士。至宫赞赵秋谷执信，答以东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谢。’黄遂衔之次骨。乃未几而有国丧演剧一事，黄遂据实弹劾。”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乾隆己未，秋谷游淮上，与邱天峰编修叙先后同年，以此事（指璧稿事）问之，曰：非也。时方与同馆为马吊之戏，适家人持黄刺至，秋谷戏曰：土物拜登，大稿璧谢。家人不悟，遂束书以覆。秋谷被劾后，始知家

人之误也。”两人都说有壁稿的事。所不同的是：梁以为是秋谷所为；阮以为是秋谷家人代为。不管那种作法，得罪了黄六鸿是肯定的。

从赵执信的生平经历看，他有才华，有骨气，笃义气，重友谊，是一个德才兼备的诗人。

赵执信是一个富有才华的作家。过去在博山曾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天才的故事。据《博山县志》记载：他九岁写的文章，“辄以奇语惊其长老”；孙廷诤曾当面命题，让他作《海棠赋》，赞许他是“远大器也”。他十四岁就考中秀才；十七岁就考中举人第二名；十八岁就考中进士，并选入翰林院。当时以博学鸿词科应征到翰林院的名士：毛奇龄比他大三十九岁，陈维崧比他大三十七岁，朱彝尊比他大三十三岁。这些老前辈，都非常赏识这位青年作家的才华。《清史稿·赵执信传》说：“时方开鸿博科，四方雄文绩学者皆集辇下，执信过从谈宴，一座尽倾。朱彝尊、陈维崧、毛奇龄尤相引重，订为忘年交。”一代诗宗王渔洋，也心折其才，和他相互酬答。赵执信点翰林后六十年的另一个“己未”，清代的大诗人袁枚也点了翰林。当别人祝贺他二十四岁入翰林时，他感到惭愧，说：“怕听旁人夸早贵，已输十八贾登朝。”（《小仓山房诗集·怕听》）他认为自己比起赵执信来已经输了。在《随园诗话》卷五里说：“先生康熙己未翰林，至乾隆己未，而身犹强健，惟两目不能见物，与余为先后同年。相传所著《谭龙录》痛诋阮亭，余索观之，亦无甚牴牾。先生名执信，以国忌日演戏被劾，故有句云：‘可怜一曲《长生殿》，直误功名到白头。’”袁枚在文坛上是很自负的，自称“双眼自将秋水洗，一

生不受古人欺”，对清初做为散文和诗歌“正宗”的方苞和王渔洋也不服气，说是“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这位对古今作家不肯轻易称许的袁枚，对赵执信的才华却表示钦佩。他自称与赵执信“先后同年”，引以为荣。他关心赵执信的晚年健康，同情赵执信的不幸遭遇，并对传为赵执信“痛诋”王渔洋的错误论调进行辩解。他引的那两句诗，并不是赵执信作的。据阮葵生的《茶馀客话》记载，《长生殿》案件发生之后，北京曾流传着三首绝句，其中第二首是：“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写这三首绝句的人，在政治上并不偏袒赵执信，甚至有可能是反对方面的人写的，从第一首批评赵执信“自家原有三分错，莫把弹章怨老黄”，可以看出来。不管来自哪方，它表现了当时人们对赵执信才华的赞扬和对他不幸遭遇的惋惜。

赵执信又是个富有骨气的作家。他的骨气，表现在他对待封建统治阶级当权派的态度上。在《怀旧集》怀昉思诗所附小传里，他说《长生殿》案件发生之后，“余至考功，一身任之，褫还田里，坐客皆得免”。从现有材料看，他说的“座客皆得免”，未免夸大；但“余至考功，一身任之”，未必不是实情，从他以后的行动可以推断。至少派系斗争的发动者，没有从他这里打开缺口，取得口供，扩大株连面。在这方面，他胜过洪昇。洪昇在西曹的强迫下，曾经供出了查嗣璈、陈奕培（两人在黄六鸿的弹章里都没有名），但当西曹向赵执信要关于洪昇的口供时，赵执信却断然拒绝。被弹劾的官员，为了保住职位，免受处分，有的竟向西曹纳贿；李澄中被劾而幸免了，大概就采用了这个办法。但当西曹向赵执信索贿时，赵执信却断然拒绝。陈奕禧的《春菑堂续集》卷一《茂苑新侨集·

观长生殿传奇有感》一诗的原注中这样记载：“赵亦在会中，西曹将取昇口供，索贿不遂，竟被指名革职。”面临着不测之罪，赵执信并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并不向统治集团的爪牙低头屈服，而是宁肯自己受处分，也决不出卖朋友，这种骨气是可贵的。削职以后的赵执信，并不是没有上进的机会。和他同时被除名的查嗣璁，后来改名查慎行又爬上去。他不仅没有象查嗣璁那样改名向上爬，甚至当友人冯躬暨告诉他有了复官的机会时，他竟写诗表示拒绝：“解道箫韶能引凤，何妨一鹤不来仪。”（见《金鵝馆集·躬暨见示以新例宏开当有弹冠之兴却呈四韵》）那时他已经六十一岁，携带家属寄居苏州，靠卖字维持生活。他情愿潦倒穷困，也决不向统治集团乞求恩泽。他甘愿当闲处江海的野鹤，不愿做朝见君王的凤凰。就是这种骨气，使他从官场中被排挤出来；也就是这种骨气，使他坚持退隐生活直到老死。

赵执信还是个笃义气重友谊的作家。唐朝的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说：“士穷乃见节义。”所谓“穷”，包括经济上的穷困窘迫和政治上的走投无路。只有在对方或双方“穷”的时候，才能考验一个人的义气和友谊。在《长生殿》案件中，赵执信竟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拒绝向西曹提供有关洪昇的“罪证”，感动得陈奕禧说他“待昇极尽恩谊”。莱阳张伯绩，是赵执信的会试同年，因为反对一个姓黄的县令贪污，被县令罗织成罪，告到省里。张伯绩辗转逃到博山投奔赵执信。赵执信冒着风险，把他收留起来，并吩咐家里人好好接待他。张伯绩在博山藏了多年，最后死在博山。赵执信为他营殓殡葬，经纪后事。到他迁葬的时候，赵执信已经七十七岁，成为双目失明的老人，还口授儿孙为他作了申冤的墓志铭。对待朋友，他

是全始全终，不以生死异心。常熟的仲昱保，因为敬佩赵执信的才学，不远千里，来到博山，拜他为师。这个人长期住到博山，由赵执信供养，直到老死。死后，赵执信为他营葬，并论定他的诗文。仲昱保的坟墓，在博山城南土门头村外的山坡上，和赵执信的坟墓紧挨着。对待没有依靠的朋友，他看得真象亲人一样。

赵执信的著作已经刊行的有《怡山诗集》十九卷，《怡山文集》十二卷，《诗馀》一卷，《谈龙录》一卷，《声调谱》一卷，《礼俗权衡》二卷等。

二

王渔洋是清初诗坛上的盟主，是“神韵说”的倡导者，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雄厚的势力。赵执信比他小二十八岁，是他的甥婿。按常理说，赵执信不该反对王渔洋。但是，他对王渔洋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却持着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收集在他的诗话《谈龙录》里。

赵执信反对王渔洋的原因，长期以来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清史列传·赵执信传》所说的“以求作《观海集》诗序，士禛屡失其期，遂诟厉”。事实上，还在《观海集》问世之前，赵执信就对诗坛上的形式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表示不满。削职以前，他曾向友人程松皋表示：“词场近来盛稂莠，虽有条蔓亡根荇。楚相衣冠惑左右，狡黠终是输优俳。我曹岐趋有何故，苦向漫漶求模楷。”（《闲斋集·七夕雨饮松皋舍人分韵得九佳》。）这里提出的“有条蔓亡根荇”的“稂莠”，正是比喻

当时诗坛上的形式主义作品。把这些形式主义作品当作“模楷”学习，只有把后进引向歧路。作者和他的朋友，在这方面已经吃过苦头。在同一篇诗里，他又说：“丈夫要自识真意，耻逐俗子由由偕。所忧学凿难树立，山岳势就谁能排。”这里提出的“山岳势就”，就是“宗派势成”；“谁能排”，说明这种势力已经深而且固，无法动摇。因此，他勉励朋友和自己要有真知灼见，不能随着宗派成员人云亦云。谁倡导这种形式主义倾向并培植这种宗派势力呢？他认为就是一代诗宗王渔洋。削职之后，观海之前，他在《题大木所寄晴川集后》说：“渔洋诗翁老於事，一一狎视海鸟翔。赏拔题品什六七，时放瓦釜参宫商。苏门上客虽旅进，未许与子为秦黄。”“放瓦釜参宫商”，就是说让“瓦釜”般的坏作品混充“宫商”般的好作品；“苏门上客旅进”，就是说众多的门客象秦黄等人进入苏轼之门一样进入王渔洋之门。在他看来，诗坛上的形式主义倾向，正是由于王渔洋对作品评价太滥而形成的；诗坛上的宗派主义倾向，正是由于王渔洋广收门徒而形成的。因此，赵执信和他的朋友冯大木约定：决不进入王氏之门去当宗派成员。“求作《观海集》诗序屡失其期”这件事不可能有。即使有，也该考虑赵执信的反对意见是否正确，不该不加分析地视为“诟厉”，把在诗歌理论上的一场严肃斗争，看成意气之争。从前面引证的袁枚那段话看，袁枚就不同意说《谈龙录》是“痛诋阮亭”，而认为“无所牴牾”。“痛诋”和“诟厉”的含义差不多，都是站到王派立场上的偏见。

赵执信的诗歌理论，主要得之于常熟冯班，其次是昆山吴乔。他见到冯班的《钝吟杂录》，曾“具朝服下拜”；听到吴

乔的《围炉诗话》，曾“三客吴门遍求之”。特别是《钝吟杂录》中的《严氏纠谬》，他更奉为圭臬。他的《谈龙录》，主要是吸收了冯班、吴乔关于诗歌理论的精华，又加上他自己的见解写成的。

在《谈龙录》里，他针对当时诗坛上的形式主义诗风，提出了如下的主张。

（一）诗之中要有人在。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遭遇，不同的社会关系，不同的性格特征，表现在诗里，应有不同的思想感情：“喜者不可为泣涕，悲者不可为欢笑”，“富贵者不可语寒陋，贫贱者不可语侈大”。他认为一定要使后人，“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当时的形式主义作品，不是标榜宗唐宗宋，流于模拟；就是过分追求神韵，流于空虚。这样的作品，从诗里看不出“人”，透过诗看不出“世”。他批评王渔洋说：“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奉使祭告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别相送诸子》云：‘芦沟桥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断猿。’不识谪宦迁客，更作何语？其次章《与友夜话》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穷途’。穷途定何许？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以上引文俱见《谈龙录》。）的确，从这些诗里所写的环境气氛和思想感情来看，作者真象一个遭到斥逐的“迁客”，而不象一个奉命祭告的天使，诗里所体现的“人”和“世”都是假的。赵执信的这项主张，不只停留在理论上，而且贯彻到实践上。他的诗，既反映了他这个鄙弃庸俗，蔑视权贵，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拒绝与统治阶级合作的

“人”，又透出了他所经历的那个污浊、黑暗、险恶、残酷的“世”。

（二）诗之外要有事在。赵执信在《谈龙录》里说：“诗人贵知学，尤贵知道，东坡论少陵诗外尚有事在是也。”他所谓“事”，就是“道”，就是作家的思想观点，包括作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对这些现实的意见和态度。在这方面，他和王渔洋是有分歧的。这种分歧，表现在对寄托“事”或“道”的作品和对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家如何评价上。在《谈龙录》里，他批评王渔洋说：“刘宾客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道之言也。白傅极推之。余尝举似阮翁，答曰：

‘我所不解。’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又薄乐天而深恶罗昭谏。余谓昭谏无论已，乐天《秦中吟》、《新乐府》而可薄，是绝《小雅》也。若少陵有听之千古矣，余何容置喙！”（见《谈龙录》。）从王渔洋诗话中的言论看，赵执信提到的这些事实并不过分。据《香祖笔记》说：“白乐天论诗多不可解。如刘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句，最为下劣。而乐天乃极赏叹，以为‘此等语，在在当有神物护持’，悖谬甚矣。”《蚕尾文》认为：“乐天诗可选者少，不可选者多，存其可者亦难。”可以看出他对白居易的见解和作品都是鄙薄的。对杜甫没见到他公开轻视，有的地方甚至加以推崇，但推崇的主要是艺术技巧，对杜甫的现实主义诗篇，他并不欣赏，这从他现存的评杜言论中看起来。作为一个倡导神韵含蓄，追求艺术技巧的作家，对重视思想内容、反映社会现实的杜、白两家作品不喜欢以至鄙薄是很自然的。罗昭谏善于通过咏物写讽刺诗，这样的作品，当然也